

駁

案

彙

編

江西司

一起爲報明相驗事會看得峽江縣民鄒長青等
毆傷吳順三身死一案先據江西巡撫吳紹詩
疏稱綠鄉長青與吳順三鄰村居住素識無嫌
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鄒二友堂兄鄒兌
三在墟售賣扁擔吳順三族人吳富妹還價短
少致相爭角鄒兌三用扁擔毆傷吳富妹右手
背吳順三踵至奪過扁擔毆傷鄒兌三頂心偏
左并拳毆其左肘鄒兌三負傷跑回適遇鄒

二友詢知前情，心生氣忿，聲言代為毆打報復。鄒兌三旋即回家，鄒二友行至墟場，告知鄒長青亦懷不平。鄒二友即邀往尋毆，時有鄒化妹、鄒端明在後聽聞。鄒二友亦令助毆。鄒長青拾取木棍，尋至袁英極店門首，見吳順三在店吃酒。鄒長青等進店，口稱要打吳姓，洩忿。吳順三躲避登樓。鄒長青等先後趕上，吳順三手擎木板向毆。鄒長青用棍格開，打戳吳順三左太陽，并上下唇，偏左。鄒二友亦用木炭鈹柄毆戳。

致傷吳順三左肋左耳竅連耳輪右後脇鄒長
青復用木棍毆其右脇時鄒端明拾取木棍毆
打吳順三左臂膊兩傷鄒化妹亦拾鋤柄戳其
右臂膊右後肋并將吳順三手內木板打落吳
順三彎腰拾取鄒長青復棍毆吳順三脊背左
右兩下吳順三踏翻樓板跌下仆臥移時殞命
報縣研訊據鄒長青供認不諱查吳順三被鄒
二友所毆耳竅後脇雖屬致命但吳順三受傷
之後尚能與鄒化妹等格鬪彎腰拾板惟鄒長

青先既毆傷致命太陽後又毆致命脊背兩傷
以致墜樓殞命是吳順三確因鄒長青最後所
傷致死應以鄒長青論抵將鄒長青依後下手
例擬絞監候鄒二友依原謀例擬流等因具題
查例載同謀共毆人傷皆致命如當時身死則
以後下手重者當其重罪若過後身死以傷重
者坐罪若原謀共毆亦有致命傷又以原謀爲
首等語推詳例意所以嚴首惡懲好鬪也此案
鄒二友因堂兄鄒兌三以篋賣扁擔起鬪被吳

順三毆傷鄒二友聞知心生氣忿聲言伐爲毆
打報復鄒兌三旋卽回家鄒二友隨邀鄒長青
等助毆鄒二友自用木炭鋌柄毆戮致傷吳順
三左肋并致命左耳竅連耳輪及致命右後脇
等處鄒二友旣屬原說又毆有致命重傷自與
原謀爲首之定例相符該撫乃以後下手傷重
之鄒長青爲首擬抵而將毆有致命傷之鄒二
友僅依原謀擬流殊與定例不合未便草率定
擬應令該撫遵照定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查鄒長青後毆吳順三雖有致命脊背重傷但原謀鄒二友亦毆有致命左耳竅右後脇等處重傷自應照例以原謀爲首前將鄒長青擬抵鄒二友擬流誠未允協將鄒二友改依原謀共毆亦有致命傷以原謀爲首例擬絞監候鄒長青改依餘人律擬杖鄒化妹等仍照原議擬以杖責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鄒二友合改依原謀共毆亦有致命傷以原謀爲首絞例應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該撫既和鄒長青用棍毆傷吳順三太
陽脊背等處雖係致命重傷然非例載兇器鄒
長青應與鄒化妹鄒端明均依餘人律各杖一
百鄒兌三雖無囑毆情事但其先毆吳富妹肇
釀命除毆傷管罪不識外合依不應重律杖
八十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三
十二年六月十一日題下三日奉

旨鄒二友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得泰安縣民彭之名等疑賊
誤砍張允燮身死一案先據山東巡撫富明安
疏稱綠彭之名係張允燮雇工並無文契年限
與張允燮素無嫌隙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六
夜張允燮獨睡樓上有賊爬牆上樓張允燮驚
覺起捕潛逃初七日彭之名在張允燮家傭工
張允燮之父張立慮賊復來隨約彭之名併張
允燿張國忠張知命張國烈等同防夜均各允

從先後赴張立家共宿三層樓上張允燮彭之名睡臥西間張允耀張國忠睡臥中間張知命張國烈睡臥東間張立自睡二層樓上是晚天雨風大二更時分張允燮聽聞響動一面喊賊一面開西間樓窗蹲於窗臺向外瞭望彭之名聞聲接喊攜刀起視見西窗已開並有人影踞踞疑係賊人卽用刀砍傷其左後肋張允燮負痛聲喊其時張允耀張國忠張知命張國烈先已聽聞喊賊正在執刀趕至樓內人聲樓板樓

外風聲一時響聲嘈雜彭之名不能聽出張允
燮聲音又復用刀砍傷其偏右張允燮却跌進
樓不能言語彭之名尙疑賊拒捕復砍傷張允
燮右肱張允耀張國忠接踵趕上均疑是賊
張允耀用刀砍傷供右肩甲張國忠用刀砍傷
其左肩甲張立聞聲持燈往視始知伊子被砍
彭之名等各將刀擦藥愧恨訴知張立等疑賊
燮欲將張允燮醒張立趕至樓下詢問張允
燮亦將伊躡立牕臺瞭望彭之名疑賊誤砍情

由述知伊父已昏暈不知詎張允燮傷重次早
殞命審供不諱查此案張允燮張國忠砍傷張
允燮左右肩甲傷非致命惟彭之名砍傷張允
燮致命偏右傷深至骨自應以彭之名當其重
罪將彭之名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例擬絞監
候張允燮等擬杖具題刑部以此案彭之名等
因幫同張允燮防賊張允燮於是晚三更聽聞
風雨聲響一面喊賊一面開窗踰牆向外瞭望
彭之名見有人影卽以爲賊用刀叠砍致斃細

核案情彭之名係張允燮家厝是夜又與張允燮同房睡宿旣因張允燮喊賊起捕何反將張允燮誤砍卽或黑暗忙促未暇致辨這張允燮被傷喊痛張允燮等隨房睡臥尙能聽聞彭之名近在身旁豈有因風雨嘈雜反誤爲未經聽出之理至彭之名所欲致命偏右一傷張允燮卽仰跌進樓不能言語又焉能拒捕何以彭之名尙疑其拒捕復行向砍且此後又經疊受重傷因何尙能甦醒向父張立述知誤砍情由

種種情節均屬可疑卽彭之名疑賊有因而張
允燮並非賊犯該撫遽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
例問擬亦未允協應令該撫再行研鞫確情妥
擬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查彭之
名爲張允燮雇工毫無罪咎之怨張允耀等又
係張允燮有服親屬並宿一樓係三間連連未
隔協同防夜斷無平空混砍之理其爲疑賊誤
傷無疑又彭之名將非允燮欲傷偏右翻跌入
樓在張允燮雖已受傷深重而彭之名等尚疑

係賊亦不知傷痕深淺惟恐賊人起身拒捕因而各以刀砍情亦可信又據屍父張立供稱張允燮受傷不係昏暈但非當時身死實係甦醒之後向逃誤砍情由查張立與張允燮情關父子若有起釁別情焉肯同捏飾所供自非虛假將彭之名改照其毆人致死律擬絞監候張允耀等照原議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彭之名應照其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該撫前

疏內稱張允耀刃傷總麻服兄律應加等但犯時不知應如凡論合依餘人律杖一百張國忠刃傷小功服弟依尊長毆甲幼折傷以上本法照餘人杖一百律減二等杖八十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旨彭之名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貴州司

一起爲請

旨事會者得諶林選黑夜疑賊毆傷其人者舊身死
一案先據貴州巡撫圖恩德咨稱緣諶林選籍
隸貴陽隨父諶克富遷居威寧與者舊素不認
識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九日更深時候諶
林選已經就寢者舊探親醉歸走錯路徑誤至
諶林選門首被犬向咬諶林選驚醒起捕隨拿
木棍開門喝問者舊擲石打狗未曾答應諶林

選疑爲賊人拒捕遂用木棍打傷者實頂心偏左額門等處倒地謀克富點燈照看維時隣人張餘才牽天錫亦卽踵至見係酒醉夷人又不通漢語次早趕報鄉約曹明照查問者舊譯出苗語始知酒醉天晚錯走情由並非行竊賊人誣者舊受傷深重卽於是夜殞命報驗審供前情不諳查者舊雖因酒醉天曉錯走路徑但以更深至人門首地非行人往來大道情有可疑謀林選聞响起捕者舊擲石打狗謀林選疑爲賊

行兇遂舉棍向毆倉猝致死並無口角爭鬪之
事但者舊究係平民且未入人家內若照毆賊
至死問擬滿徒未免情重法輕將謀林選應照
鬪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陞所折
責四上板等因咨部經部查此案者舊因走
錯路徑誤至該犯門首並未入人家內乃該犯
因者舊擲石打狗遂疑為賊匪行兇棍毆致斃
使者舊果係竊賊亦應照罪人不捕捕而擅殺
科斷如以擲犬奪棍為拒毆亦有鬪毆專條今

該撫將謀林選照闖殺律減等擬流是以醉後
迷路之平人無辜被毆身死反不如不拒捕之
罪人尚得以闖殺論抵撻之情法均未允協應
令該撫再行研鞫按律要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咨駁去後復據貴州巡撫咨稱提犯訊明者
舊雖未入室但謀林選屋外畜有猪隻且地處
僻徑人跡不通以黑夜犬吠是以疑賊開門喝
問彼時者舊並不答應轉用石擲打該犯復疑
拒捕用棍毆傷而者舊反撲奪其棍遂急不少

符又行兇打以致身死供情確鑿毫無疑義使
者傳若果是賊其擲石奪棍卽屬拒捕應照格
殺之例辦理若已入人家內又有登時殺死勿
論之條今雖審明者實並非行竊之人擲石寔
係打犬但謀林選開門猝遇者實擲石之時旣
不能辨其非賊卽不能不虞其擲石傷人以致
用棍毆捕繼因撲身奪棍亦不得不虞其奪棍
行兇復行兇打細核案情謀林選行兇之時則
寔因黑夜疑賊倉猝毆傷致斃殊難以擲石奪

棍卽依闕殺問擬致使法浮于情查乾隆三十
六年有江蘇巡撫薩載咨儀徵縣民秦連元疑
賊誤戮趙進福身死一案緣秦連元收割田稻
堆放門外塲上慮人竊取卽同伊弟在塲邊搭
篷宿守是夜適趙進福起早出門前赴王之邊
碾房碾米路過秦連元篷邊致被犬吠秦連元
疑係賊人卽持防夜鐵刀潛出篷外查視瞥見
一人走近秦連元當疑是賊吆喝一聲慮被拒
毆隨卽用刀向戮致傷倒地秦連元進篷喚醒

伊弟秦當告知其父秦洪亮斯燈看認係趙進
福業經身死始知誤戮將秦連元比照過失殺
人律追埋收贖咨奉部駁改照闔殺律量減一
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完結今諶林選疑賊毆傷
者舊於門首與秦連元戮傷趙進福于逢外情
事相同而擲石奪棍情形此案與彼案轉覺較
輕彼既僅擬杖流此更難開緩抵諶林選一犯
應請仍照前擬依毆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
三千里似無枉縱等因咨覆到部臣部查此案

謀林選黑夜疑賊棍傷夷人者舊身死先據該撫將謀林選照毆殺律量減擬流經臣部以者舊係醉後迷路之平民毫無匪竊形狀無辜被毆身死該撫將毆人之犯量減一等擬流情罪未爲平允駁令確審擬去後復據該撫咨稱謀林選行毆之時是因黑夜疑賊倉猝毆傷者舊致斃並援引乾隆三十六年臣部議覆江蘇秦連元疑賊誣戮趙進福擬流之案將謀林選仍照前咨擬流臣等查秦連元之案原因收割

田稻堆放場上卽在場邊逢宿守趙進福夜過
逢邊秦連元聽聞犬吠疑有竊賊持刀喝問隨
手向徽致斃是秦連元搭逢宿守本爲防竊而
趙進福過逢犬吠跡涉嫌疑則持刀嚇斃其事
原屬有因此案謀林選門外雖非大路而小徑
往來亦所常有豈必卽屬匪竊且謀林選從前
並未供出門外有可竊之物今因咨駁覆審忽
稱門外畜有猪隻查謀林選門外果畜有猪隻
乃此案疑賊緊要情節何以該犯前供並未一

語提及直待駁審之後始爲補供是欲與秦連元之案牽引比附而前後供詞迥不相合且秦連元之案並非通行成例該撫援照比擬亦與定例不符至該撫所稱疑爲拒捕之處查罪人拒捕必確有行兇情狀方可援律定擬今者舊夜行大吠恐被咬傷拾石擲打而謀林選輒卽開門喝問並用棍毆傷又供稱撲籠奪棍是以疊毆亦係該犯一面之詞何得指爲拒捕確據該撫以闖殺量減擬流殊未允協事關罪名出

入未便率結相應奏

聞請

旨飭下該撫另行確審按律擬到日再議等因奏
駁去後續據該護撫謙恒疏稱遵卽查卷提
犯親訊據供前情不諱查鄉村夜靜非禁人行
走之時謀林避門首亦非禁人行走之地是夜
者借酒醉迷路誤至謀林避門首因喝問不答
復見擲石打犬疑爲拒捕輒用棍向毆因其奪
棍又復棍毆致斃是謀林避毆傷者舊雖因疑

賊而起但者舊究係平人况查謀林選門首雖畜有猪隻在謀林選當日只聞犬吠並非聽聞猪叫則更無行竊可疑之處而謀林選輒卽用棍連毆者舊偏左等處殞命核其情形寡與鬪毆無異謀林選應改照鬪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護撫所題謀林選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於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七日題十九

曰奉

上日誌林選依擬應紋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

起爲稟報事會看得棗陽縣審解張必相等毆傷黃公身死一案先據湖北巡撫陳輝祖咨稱緣張必相黃公俱與劉國順素識無嫌常至其家行走與伊妻張氏相識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二日張必相至劉國順家見劉國順外出隨給張氏錢一千調戲成姦劉國順並不知情迨後張必相與劉國順說明又給錢一千文劉國順明知故縱三月三十四等日黃公亦給張

氏錢五百文並布二疋與張氏調戲通姦劉國順亦屬知情縱容嗣經張必相看破心懷始忌五月初二日張必相邀同劉國順劉高也重貴劉飛子等在門首岡上鋤草聲言不許黃么再與張氏往來如若再來幫同毆打出氣劉國順等因素知張必相兇橫俱各允從五月初六日張必相攜帶防夜鳥鎗在岡上打鳥望見黃么復至劉國順家張必相卽邀重貴劉飛子劉高也一同前去劉國順亦卽走至張必相令重貴

關閉大門黃么手拿順刀上屋逃走董貴卽拿
神刀戳傷黃么左臂張必相卽將沙泥裝入烏
鎗點放致傷黃么脊背連右臂膊跌於地下當
經衆人捉住劉國順奪取黃么手中順刀黃么
回奪致傷左手心並右手虎口張必相等將黃
么捆在門外樹上黃么混罵張必相卽奪順刀
砍傷黃么頂心張必相又令劉國順劉飛子用
灰揉傷黃么兩眼拉至屋後岡上又令劉國順
劉飛子拿刀割去黃么左右耳尖劉國順又砍

傷黃么右腳跟以致筋斷骨傷劉飛于又砍傷黃么右膀右肱原欲致成殘廢免其報復劉高也並未助毆各自走散迨後黃么爬至劉國順家劉國順又與劉高也將黃么背放空窖內經保甲李可舉稟縣驗傷詎黃么傷重延至五月二十四日殞命先後拿獲張必相等到案訊供通詳飭審詳解覆訊無異查律載刃傷人者限三十日又辜限滿日不平復而死者各依律全科所毆傷罪註云雖死亦同傷論又例載擅

將烏鎗施放傷人者發霰貫兩廣烟瘴少輒
方又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刀鎗傷人與剗睛人
眼睛全抉人耳鼻者俱發近邊充軍各等語今
張必相嫉妬黃么與張氏有姦糾約共毆董貴
刀傷黃么左臂劉國順劉飛子採傷黃么左右
兩目割去左右耳尖劉國順又砍傷右脚跟劉
飛子砍傷右膊肱俱非致命惟張必相鎗傷
黃么脊背刀傷頂心又係致命重傷自應以張
必相擬抵第該犯點放烏鎗乃係沙泥子原驗

並未損骨卽劉國順所砍右脚跟雖筋斷骨傷亦非損骨可比黃么於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被毆延至六月二十四日因傷身死計歷辜限四十七日係刃傷正限三十日餘限十日之外與辜限滿日不平等而死者雖死亦同傷論之律註相符張必相合依烏鎗傷人例發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劉國順聽從張必相用灰採傷黃么兩目割去左右耳尖並砍傷黃么右脚跟雖係聽從下手但傷人耳目砍人脚筋

殊屬兇惡劉國順除縱妻與人通姦輕罪不議
外應照劉晴人眼睛扶人耳鼻發近邊充軍例
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董貴用褲刀戳傷黃
么左臂亦係兇器應照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兇
器傷人發近邊充軍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
年劉高也等擬以柳青等因言達前來查保辜
律載破骨傷限五十日又例載原謀共毆亦有
致命傷以原謀爲首各等語此案張必相先與
劉國順之妻張氏通姦繼因黃么亦與張氏有

恣心懷嫉妒輒糾約劉國順等毆傷黃么身死
查黃么被劉國順所砍右腳跟業已筋斷骨傷
卽與破骨傷保辜五十日之限相符今黃么越
四十七日身死應仍以辜限內身死定擬且張
必相本屬原謀既用烏鎗打傷黃么脊背復刀
砍頂心偏左深至抵骨兩傷均係致命是張必
相一犯亦與原謀共毆亦有致命傷以原謀爲
首擬抵之例相符該撫將張必相依刃傷限外
身死止科傷罪例擬軍殊屬未協碍難率覆應

令該撫另行詳審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陳疏稱查劉國順先於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在監病故董貴亦
於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解審中途病故茲
將張必相研訊供認無異此案張必相與劉國
順之妻張氏有姦緣因黃么亦與通姦心懷妒
忌糾約董貴劉國順飛子等將伊毆傷身死
按劉國順所砍黃么右腳跟業已筋斷傷骨卽
與破骨傷保辜五十日之限相符今黃么越四

十七口身死應仍以辜限內定擬且張必相本
屬原謀既用烏鎗打傷黃么脊背復刀砍頂心
深至抵骨均皆致命重傷張必相合依原謀共
毆亦有致命傷以原謀爲首例應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其共毆之輩貴川褲刀戳傷黃么左臂
雖係兇器傷不致命亦未深重惟劉國順先用
順刀割傷黃么左手心右手虎口繼又聽從張
必相搥傷兩眼割去兩耳尖且又砍其右脚跟
筋斷傷骨實係助毆重傷之人業已在監病故

似應照例准其理命張必相應照例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相應聲明聽候部議劉高世等擬以杖枷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折跌肢體及破骨者無論手足他物限五十日又例載同謀共毆人當時未死而過後身死者當究明何傷致死以傷重者坐罪若原謀共毆亦有致命傷又以原謀爲首又例載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果於未決之前遇有原

謀及助毆傷重之人監禁在獄者准其抵命下手之人減等擬流各等語此案張必相糾約董貴劉國順劉飛子等毆傷黃么身死按劉國順所砍黃么右脚跟業已筋斷傷骨卽與破骨傷保辜五十日之限相符張必相係原謀又用烏鎗打傷黃么脊背復刀砍頂心深至抵骨均背致命張必相自應依原謀共毆亦有致命傷以原謀爲首例擬絞監候但劉國順先用順刀割傷黃么左手心右手虎口繼又聽從張必相揉

傷兩目割去兩耳尖又砍其右脚跟筋傷骨
實係助毆傷重之人既經在監病故與准其抵
命之例相符張必相合依共毆擬絞人犯果于
未決之先遇有助毆傷重之人監禁在獄准其
抵命下手之人減等擬流例應于絞罪上減一
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惟該犯原係烏鎗傷人應
仍照烏鎗傷人發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例
改足四千里發遣董貴已在申途病故應毋庸
議等因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題十八

曰奉

旨依議欽此

奉天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胡二與堂弟胡七爭毆被
姜暖拉跌身死一案先據警

盛京刑部侍郎喀爾崇義咨稱緣姜暖籍隸山東
流寓奉天在岔路屯羅鳳安店內傭工與胡二
素識無嫌乾隆四十年五月初八日羅鳳安僱
覓劉玉春同姜暖胡七鏟地胡七之堂兄胡二
醉後路經該處瞥見胡七工作卽向索欠胡七
以無錢回答胡二不允遂持住鋤頭欲抵欠錢

兩相爭奪胡二酒醉被拉合仆倒地磕傷右額
顛復起奔奔被胡七向前一操胡二仰臥以致
磕傷右後肋胡七因胡二持鋤仍未鬆手向踢
兩脚致傷胡二後脇臂有胡二之弟胡五姪胡
官趨至同劉玉春拉開胡二站起撲毆胡七兩
拳並揪住衣服不放經胡五拉開胡二復欲毆
打胡七情急向毆一拳致傷胡二右肋倒地胡
二隨後站起仍向胡七奔鬧姜暖在旁見其酒
醉拉住胡二左臉勸其歇息胡二向旁力掙

姜暖拉猛胡一掙跌倒地以致石子礮傷左夫
陽并擊傷心坎左乳等處傷重內損即時殞命
經該屯守堡呈報旂員由該處通判詳覆到部
復加嚴訊供吐前情不諱查律載卑幼毆本宗
大功兄姊杖七十徒一年半又律載若過失殺
傷人者各准鬪殺傷罪依律收贖給付被殺之
家各等語今姜暖並非同毆之人因見胡二弟
兄相毆向前拉勸意在息事不期掙拉力猛胡
一跌倒以致礮傷要害內損殞命實屬愚慮不

到與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之律註相符胡

二為胡七大功兄胡七因其酒醉爭鬧推跌二

次復拳毆脚踢雖非致命其毆兄屬實此案姜

暖可否比照過失殺傷人依律收贖胡七照卑

幼毆本宗兄姊律擬以杖七十徒一年半之處

相應咨請部示等因當經臣部查此案先由胡

二醉後向堂弟胡七索錢起衅胡七氣忿爭毆

姜暖在旁解勸拉跌致斃據咨稱胡七跌傷胡

二後脇而胡七則供稱跌傷胡二後腰姜暖供

稱胡七拳毆胡二胸前胡七則稱打在右肋等語各犯供詞旣不畫一且額顛太陽兩處傷痕同屬深重太陽係姜暖拉跌所致額顛係胡七奪鋤磕傷是胡二之死是否因胡七毆磕抑實係姜暖拉跌又未明晰臣部得難率覆應令該侍郎研訊胡七實在毆磕胡二何傷及姜暖拉跌所傷何處胡二究係何傷致斃錄取胡七等確鑿供詞擬議報部再行核擬等因咨駁去後嗣據該侍郎咨稱提犯覆訊胡七初次奪鋤將

胡二合仆拉倒磕傷右額顱傷並不重仍起奔
鋤後胡七又仰面捺倒並踢兩脚胡二猶能站
起掌毆胡七復揪撕衣領不放若果傷重何能
如此揆諸情理其死實非由額顱磕傷所致姜
暖拉勸胡二掙跌倒地以致磕傷太陽心坎左
乳未動身死各犯供吐確鑿是胡二之死由于
太陽致命傷重所致毫無疑義查姜暖原係拉
勸意在息事不期胡二掙跌傷重實非有心可
否仍照原擬比照過失殺人律收贖胡七照卑

幼毆大功服兄律杖七十徒一年半胡官
並劉玉春審非助毆均免置議等因復經
查此案胡二因向胡七索欠爭毆姜暖解勸拉
跌墊碓內傷致斃據該侍郎審據胡七供稱踢
傷胡二後腰拳毆胡二右肋并碓傷額顛姜暖
拉跌胡二太陽等處將胡七照毆大功兄律擬
徒姜暖照過失殺人律收贖等因咨請部示經
部以各犯所供傷痕不符且額顛太陽兩處
傷痕同屬深重胡二是否因胡七毆傷額顛致

難抑係姜暖拉跌磕傷太陽心坎左乳等處身
死行令該侍郎研訊各犯確供報部今據咨稱
復嚴訊胡七堅供實因與胡二爭鋤胡二跌地
磕傷右額顛傷並不重仍起奪鋤該犯將胡二
捺倒又踢左腋肌二脚胡二猶能站起行毆胡
二若果重傷何能如此揆諸情形其死並非右
額顛磕傷所致姜暖供稱見胡二與胡七奪鋤
爭毆趕上勸解拉住胡二左胳膊胡二不依用
力往旁一掙就向左邊側臥跌倒被石子磕傷

太陽心坎左乳以致內損左胎脯背在身後身
死是胡二之死實由姜暖拉勸跌墊太陽致命
重傷所致將姜暖仍依原擬照過失殺人律收
贖胡七照殿大功兄律擬徒咨請部示查律載
過失殺人者必實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
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方照過失殺人科斷
今胡二之死既據該侍郎咨稱訊明實由姜暖
拉勸跌墊太陽等處傷重所致查原驗胡二屍
傷口內有血沫小便血污內衣穀道糞出是跌

傷甚重以致內損姜腰如果好爲拉勸何致胡
二一跌卽墊磕大腸心坎左乳三處致命且致
內損重傷卽稱意在息事當胡二被拉掙跌事
出意外姜取自應卽向扶救何以反行走避且
姜取如果拉勸不住揆其爭拉形勢則姜取向
左拉勸胡二掙脫應向右跌其左胳膊不應背
在身後今姜取所拉係左胳膊而胡二側跌墊
磕亦有左太陽左乳心坎等處是其恃力猛拉
已有爭鬪情形豈得謂爲耳目所不及思慮所

不到未便遽照過失殺人之律問擬僅予收贖
事關人命臣部得難率覆應行令該侍郎再行
研訊確實情節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具奏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欽遵行文該侍郎另訊擬議
去後今據該侍郎等疏稱遵照部駁遂加覆訊
緣胡二醉後向胡七索欠奪劍胡七拉搯胡二
連跌兩跤致胡二磕傷右額顱並磕傷右後肋
胡二持劍不放胡七又踢傷胡二左腋肋站起
向毆胡七兩拳並揪衣領不放經胡五拉開胡

二仍撲毆打胡七向毆一拳致傷胡二右肋跌
倒胡二站起愈向胡七奔開維時胡五胡官已
將胡七勸住在胡二對面偏左站立姜暖見胡
二酒醉欲勸其回家隨從背後趕上用左手拉
住胡二右胳膊向右力拉胡二力掙不期揪住
不緊以致胡二左側跌倒被地下石子磕傷左
太陽並熱傷心坎左乳等處重傷內損即時殞
命嚴加詰訊據姜暖供實係拉勸不緊以致胡
二跌傷身死實無與胡二有毆鬪的事後見胡

二跌倒卽不能動驚懼不敢向前先行走避實
無別情質訊胡七胡官胡五供亦相符查胡二
簪鋤先被胡七搽跌致磕傷右額顱右後肋血
踢傷其左腋肘拳傷其右肋等處尚能爬起毆
打迨姜暖拉勸跌傷左太陽熱傷心次左乳內
損小便血污穀道糞出當卽殞命是胡二之死
實白姜暖猛力拉跌所致誠如部駁彼此爭力
已有相爭情形自應以姜暖擬抵將姜暖照圖
殺律擬絞監候胡七等擬以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侍郎等所題妻暖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侍郎等疏稱胡七因胡二醉後索欠奪鋤輒行拉揉致跌胡二右額顛右後肋並踢傷其左腋朕拳傷其右肋胡二係胡七大功服兄應將胡七照卑幼毆本宗大功兄律擬杖七十徒一年半係屯居不食糧旗人子以實徒胡官胡五與未到案之劉玉存審明並無幫毆及勸阻不力情事均免置議再查胡七事犯

在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但係弟毆堂兄情節較重不准減等等語
應如該侍郎等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一年
十二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旨姜暖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湖廣詞

一起爲傷死丁命事會看得新田縣審解陳鄭氏
砍傷陳秀龍身死一案先據湖南巡撫覺羅敦
福疏稱緣陳鄭氏之夫陳世橋與陳秀龍之父
陳瀧昌同姓弟兄已無服制鄰居素好並無嫌
怨陳秀龍不時至鄭氏家頑耍鄭氏餅以果餅
率以爲常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三日陳鄭氏在
門首塋邊切菜時陳秀龍亦在塋邊頑耍用竹
條擦取汚泥致濺鄭氏衣服鄭氏喝阻不理致

鄭氏所切菜上亦濺有污泥鄭氏以幼孩不聽
教訓一時氣忿順用菜刀嚇打不虞欲傷陳秀
龍頂心陳秀龍哭喊復用泥竹條趕打鄭氏又
連砍其偏左顙門一處倒地鄭氏心慌擣刀走
回經陳世燭望見趕救陳秀龍之母鄧氏亦聞
聲出視將陳秀龍抱回醫治不效于十五日身
死報縣驗訊通詳歷審供認不諱查陳秀龍年
僅四齡不得謂之鬪毆但查鄭氏實因陳秀龍
將污泥濺伊衣服及所切菜上喝阻不理失手

砍傷身死自應仍依圖殺科斷將陳鄭氏依律擬絞等因具

題經

臣

部等衙門以審理命案必須詳情定擬方

無枉縱此案陳鄭氏因幼孩陳秀龍用竹條擦泥頭要濺其衣服及菜上喝阻不理持刀嚇砍致傷陳秀龍頂心迨陳秀龍被砍哭喊用泥條趕打該兵復連砍其偏左顙門二處倒地越二日殞命該撫以鄭氏係因陳秀龍擦泥濺其衣葉失手砍傷身死依圖殺律擬絞臣部細核前

後供招陳秀龍年僅四齡本屬無知幼孩陳鄭氏雖因衣菜被污用刃嚇砍亦不應遽砍其頂心卽謂初砍一傷係一時失手所致迨後復遭砍偏左顛門二處深至見骨以致殞命豈得仍謂之失手核其情節顯有挾恨致死別情未便任該氏狡供失手遂以闕殺定擬案關國故斬絞攸分碍難牽覆應令該撫研訊確情按律安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覺羅敦疏稱遵卽提犯研訊緣鄭氏順用菜刀

嚇打失手砍傷陳秀龍頂心血流不止陳秀龍
哭喊鄭氏慮及陳秀龍身死抵命欲滅其口頓
起殺機復用力連砍陳秀龍偏左額門二處倒
地應請改照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陳鄭氏合依故殺者斬監
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四十二年
八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六日奉

旨鄭氏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蘇司

一起為請

真事會看得長洲縣許永書船上水手解由頭等排
幫連泊悞扯張季氏母女落河溺死一案先據
蘇州巡撫楊魁咨稱解由頭與已故之張季氏
素未認識並無嫌怨解由頭僱與邵伯許永書
船上為舵工兼攔頭許永書攬載豆貨至蘇州
羅卸因賬目未清在行逗遛令解由頭同水手
曹又隴等先行駕舡北回伊自另僱小船趕上

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早船至長洲縣境
興賢橋下緯解由頭同曹又隴在船頭撐篙進
橋解由頭見有同鄉姜林周船隻與張隴友之
船同泊東岸時值風大水溜難以挽拽又須候
關驗放解由頭欲將已船在于姜張兩船中間
插檔同泊因張隴友船上梢纜繫在姜林周船
上卽令下緯之沈文學走上姜林周之船欲解
張隴友船上梢纜維時張隴友之嫂張李氏手
抱幼女小娟兒同子大娟兒一同站立船板

上見而阻止解由頭不聽答以官河均可停泊
卽令沈文學將纜解開又令曹文隴將船頭轉
轉欲行插入停泊不期船身彎轉時橋塊颶流
水急兩人力不能支悞將張隴交船後虛船並
落以致張季氏同子大娟兒幼女小娟兒一併
落河大娟兒卽經曹文隴救起季氏及小娟兒
被淹殞命報縣驗審將解由頭依過失殺人律
准闕殺罪收贖追埋咨部經臣部以攏岸停舟
插帮悞扯非中流遇風可比而不告隣船擅行

解纜強插拉落艙板致斃二命尤爲慘切

奏明駁飭確訊擬去後嗣據該撫疏稱解由頭
令沈文學解纜之時張季氏曾經阻止解由頭
不聽反以官河均可停泊向論卽令沈文學上
船解纜插稍碰落張季氏船上虛艙以致淹斃
各情逐一供認不諱查張季氏于解由頭喊令
沈文學解纜之時既經阻止之解由頭不聽反
以官河均可停泊之言向論已有爭角情形自
應以關殺問擬將解由頭改依關毆殺人律擬

綬曹又隴等擬以杖笞擗免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解由頭合依鬪毆殺
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又稱幫同撐駕
插檔之曹又隴仍依不應重律杖八十聽從解
纜之沈文學照不應輕律笞四十事犯在真隆
四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恩詔以前曹又隴等杖笞各罪應予援免等語查曹
又隴聽從解由頭硬行撐駕排檔沈文學聽從
解纜以致悞碰張季氏母女墮河致斃二命未

便僅擬輕責應將該二犯各枷號一個月滿日
重責二十板雖遇

恩詔不准援免等因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題二十八日奉

旨解由頭依擬應絃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安徽司

一起爲呈報事會看得桐城縣民戴維高毆傷戴
玉保身死串囑屍母袁氏捏供問斃一案據安
撫閔鶚元咨緣戴玉保本係蘇姓經戴茂高抱
養爲嗣聘媳凌氏過門童養乾隆三十三年戴
茂高物故其妻袁氏招贅馬美文爲夫撫養子
媳詎馬美文將家道消敗袁氏同子媳另租謝
姓房屋與前夫戴茂高堂兄戴維高隣居四十
年十二月內戴玉保得患瘋疾時發時愈未經

授明隣保迨至四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晚戴玉保瘋疾發狂欲行毆妻凌氏趨避伯公戴維高家戴玉保追趕袁氏上前攔阻戴玉保用拳毆打戴維高同婿朱五保趨視戴維高見而喝罵戴玉保拾取瓦罐擲傷戴維高腿上復將扁擔毆傷戴維高額顱朱五保奪下扁擔戴維高接取過手打傷戴玉保兩肋帶傷胸前及右胳膊仰跌墊傷腰眼戴維高當卽回家適謝相林走至袁氏見戴玉保在地兩手亂抓恐其復起滋

事當令朱五保謝相林擡進房內見戴玉保手足仍復亂動袁氏情急因房內放有空木櫃令朱五保謝相林將戴玉保擡入櫃內袁氏合住櫃蓋欲俟安靜放出朱五保等各自散歸朱五保比將戴玉保關櫃情由向戴維高告知凌氏聽聞奔回查看袁氏掀開櫃蓋戴玉保已被氣悶身死袁氏遂卽買棺私殮迨馬美文在周聖全家帮工周聖全往周方錫店內沽酒聞知戴玉保身死隨向馬美文告知馬美文往查見已

棺殮心疑身死不明洩周聖全向周方錫商控
周方錫聲言謝相林族人謝勝川謝勝岩謝若
谷謝盈谷均屬有錢不若指控朋姦便可詐錢
遂寫詞稿唆令馬美文赴縣具控周聖全亦卽
同行經前署縣劉曰爨詣驗作作聞山將胸前
腰眼傷痕漏報填格旋卽卸事移交署縣朱泰
曾通詳因案情疑似委員會檢飭審並據該州
縣究出周方錫唆訟情由及戴玉保之死實因
瘋發被伊母袁氏投入木櫃合住櫃蓋以致氣

悶身死各情供認不諱查戴玉保係戴袁氏乞
養異姓之子袁氏因戴玉保瘋發主令關閉櫃
內本欲俟其安靜放出初無害人之意乃致閉
悶身死將戴袁氏依過失殺乞養異姓子孫勿
論律勿論周方錫馬美文均照誣告人杖罪加
誣罪二等律擬徒戴維高照親屬不行看守例
朱五保比照隣佑人等看守以致瘋病之人自
殺例均擬杖責作作聞山遺漏傷痕周聖全隨
同赴控均照不應重律擬杖八十謝相林病故

免議屍妻凌氏因姑作主棺殮謝勝川謝勝岩
謝若谷謝益谷訊無朋姦情事均毋庸議谷部
銷案等因前來經臣部以人命案件必須詳鞠
致死確情務使毫無疑竇方成信讞此案戴玉
保身死之處據該撫審看戴玉保瘋病發狂欲
行毆妻伊妻凌氏趨避戴維高家內戴玉保前
往追趕持擔毆打戴維高額顛戴維高接取扁
擔打傷戴玉保兩肋胸前胳膊並墜傷腰眼等
處伊母袁氏見戴玉保在地兩手亂抓忍其復

起滋事當令謝相林朱五保撻進家內復見其
手足仍復亂動袁氏情急節令謝相林朱五保
將戴玉保擗入木櫃合住櫃蓋以致氣悶身死
等情查戴玉保本係袁氏故夫戴茂高抱養蘇
姓之子與袁氏親生有間戴玉保果有瘋病歷
經數月豈有隣族全無聞見之理况既經戴維
高持擔毆打受傷倒地其在地亂抓情形去死
無幾又安能起而行兄滋事且謝相林朱五保
俱尚在旁更無難幫同制縛袁氏何所悚懼而

遽爲情急悶入櫃內以致氣悶身死是戴玉保
之死若非戴維高毆傷所致卽係袁氏有心欲
殺斷未有意圖約束而以木櫃爲禁錮瘋人之
所者也再查袁氏前夫故後輒與馬美文苟合
團聚嗣復不與共處另租謝姓房屋居住則袁
氏已顯非端謹安分之婦馬美文以戴玉保身
死不明向周方錫商捏謝姓等朋姦是馬美文
之先被袁氏背棄定已知其素行未必盡出無
因且戴玉保已被戴維高兇毆多傷謝相林如

果毫無干涉何以聽從袁氏帮同戴維高之婿
朱五保將戴玉保擡入房內並爲悶斃櫃中細
核案情謝相林戴維高等恐與袁氏有曖昧不
明情事因戴玉保年長碍眼妬恨交加商謀致
死故令袁氏出頭捏稱瘋狂希圖避重就輕均
未可定且袁氏先將戴玉保私行殮埋迨被控
相驗乃作將致死傷痕全行漏報顯有畏罪
賄囑情弊此等緊要關鍵正當虛衷推鞠確核
真情按律定擬乃該撫以戴玉保身死櫃內係

屬思慮所不到將袁氏依過失殺乞養異姓子
孫勿論律勿論戴維高照親屬不行看守律擬
杖而于毆打重傷反置為輕罪不議其件作遺
漏致命重傷轉謂罪名並無出入至監生周方
錫如何唆令馬美文具控朋姦詞內定有指據
今既坐誣斥革擬徒亦未將如何審虛情由聲
叙明確復不將招冊供詞送部查核辦理實不
可解事關生死出入難以據谷完結應令該撫
另委賢員將此案逐細研訊妥議到日再議等

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門委員會審訊出袁氏
裝入櫃內一節係屬串捏戴玉保實係戴維高
毆斃戴維高因戴玉保瘋狂一時失手毆傷致
斃並無商謀致死及曖昧不明之事亦無賄囑
件作聞山隱報傷痕情弊周方錫實係喬圖藉
詐憑空捏誣控謝勝川等委無朋姦賄囑改
供開脫情事將戴維高改依鬪毆殺人律擬絞
監候馬美文控告戴玉保身死不明事已得實
其所控戴維高引誘謝相林謝勝川等朋姦凌

氏均由周方錫唆捏免其坐誣周方錫照誣告杖罪加所誣三等律擬徒朱五保當戴維高奪取扁擔連毆之時並不勸阻照不應重律擬杖作作聞山雖無受賄匿報情事但致命胸前腰眼傷痕未經驗出致戴維高得以狡供袁氏悶死幾致兇犯漏網照失出減五等律于戴維高絞罪上減五等杖七十徒一年半周聖全雖未從中唆訟但不行阻止件同赴縣呈控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戴玉保雖係袁氏抱養之子但

撫養配媳恩義已深與親生無異袁氏因戴維
高哀求許允收殮並未受財袁氏應照子孫被
殺而祖父母父母私和律擬杖八十係婦人照
律收贖屍妻戴凌氏曾經求姑伸冤並欲自首
私和因姑列頸挾制心生畏懼是以隱忍且提
審卽行供出實情請免置議謝勝川謝勝岩謝
若谷謝盈谷俱訊無朋平情事均毋庸議等因
具題於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一日議覆十三

日奉

旨戴維高依擬應校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浙江司

一起爲呈報事官看得金華縣民沈阿全被傷謝
新瑞身死一案先據陞任浙江巡撫三寶疏
稱緣沈阿全與謝新瑞素不認識沈阿全有松
山一座土名馬踏山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初十
日午後謝新瑞在沈阿全山內爬取松毛沈阿
全由田削草攜鋤回家瞥見喝罵謝新瑞回言
沈阿全卽將謝新瑞筐內松毛傾棄在地謝新
瑞隨用竹爬向毆沈阿全閃避卽用鋤柄毆傷

謝新瑞左右臙取謝新瑞撿葉竹爬奪住鋤柄
兩相拉扯沈阿全盡其鬆手將鋤柄往前一聳
不期柄頭戳傷謝新瑞右脇等處倒地時有何
荷上朱新辯在山砍柴望見赴勸沈阿全當即
走回朱新辯等將謝新瑞背送回家伊弟謝新
福投鳴地保吳信男向理沈阿全當出錢二百
六十八文託保送交謝新瑞醫治詎謝新瑞傷
重醫治不痊至十二日殞命屢番供認不諱
訛非有心致死查謝新瑞偷爬沈阿全松毛原

屬有罪之人沈阿全雖稱謝新瑞用爬拒毆但並未受傷沈阿全輒用鋤柄毆傷謝新瑞身死目應按律擬抵將沈阿全依罪人不拒捕而毆殺以鬪殺論鬪殺者絞律擬絞監候吳信男擬笞援免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議覆查辦理命案據供定罪援引律例各有專條此案謝新瑞赴沈阿全山內爬取松毛被沈阿全截傷越三日身死據屍弟謝新福供稱伊兄生前向伊訴說偷取松毛被毆虛實是謝新瑞行竊既據

伊弟供明其爲有罪之人已無疑義當時沈阿全撞見詈罵將伊筐內松毛傾棄謝新瑞隨用竹爬向毆沈阿全舉鋤柄回毆謝新瑞復棄爬在在鋤柄互相拉扯核其情形謝新瑞偷取松毛被事主撞獲並不畏懼逃避輒用竹爬先毆事主卽係持仗拒捕迨棄爬之後雖非持仗在手固未使律以格殺勿論之條但該犯敢與事主爭奪鋤柄互相拉扯沈阿全力不能擒以致奪鋤戮傷戍命按例定擬亦有專條今該撫聲

稱謝新瑞雖用竹爬拒敵但沈阿全並未受傷
將沈阿全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以絞候
徒嚴事主擅殺之罪轉畧賊匪逞兇之情援引
既有不符卽情罪未能允協碍難率覆應令該
撫再行審取確供按例妥擬到日再議等因題
駁去後今據浙撫王曾望疏稱遵卽委員覆加
研訊並將屍親地保山隣等提審看得金華縣
馬踏山地方向係栽種松樹各姓分管樹山松
毛間有被風吹落本屬無多時有附近貧人到

山爬取引火山主亦從不禁阻今提訊各犯悉
與原招相符查例載黑夜偷竊或白日入人家
內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至死者比照黑夜無
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
二年若非黑夜又未入人家內止在曠野白日
摘取蔬果等類俱不得濫引此律又律載盜田
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者准竊盜論免
刺若山野柴草木石之類他人已用工力砍伐
積聚而擅取者罪亦如之有拒捕依罪人據捕

科斷又律載罪人不拒捕而擅殺者以鬪殺論
各等語此案謝新瑞如果黑夜偷竊或白日入
人家內偷竊財物被事主沈阿全毆打至死自
應照例擬徒今查核原招並逐一覆審已死謝
新瑞實是白日在馬踏山爬取風吹落地松毛
半筐據屍親證佐人等均稱向有貧民爬取原
所不禁是謝新瑞不惟與器夜偷竊及白日入
人家內偷竊財物者不同卽較之盜田野蔬菜
麥粟及山野柴草他人已用工力砍伐積聚者

亦尙有聞雖沈阿全到官之時供有謝新瑞用竹爬向殿之語但並無證佐可憑又無傷痕可據詞出一面未便律以拒捕格殺之條而按之毆死竊賊比照擬徒之例又非曠野白日所得濫引惟沈阿全究係山主與凡人鬪毆稍有不原招將沈阿全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揆之情法似尙無枉沈阿全仍照原擬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審擬命案必先將被殺者係平人或係
罪人研訊的確方可定兇手抵命罪名至擅殺
竊賊之案又必究出行竊實據驗明事主真贓
方可按律定擬今沈阿全因謝新瑞爬取松毛
戳傷身死一案先據陞任巡撫三寶原題將沈
阿全照罪人不拒捕律擬以絞抵經臣部駁查
謝新瑞既係行竊罪人撞遇事主並不畏懼反
逞兇先毆沈阿全奪鋤鋒柄致傷擬以絞抵是
徒嚴事主擅殺之罪反畧賊匪逞兇之情駁令

審明實情妥擬具題今據浙江巡撫疏稱該處
遍山皆是松樹風吹松毛落地向聽貧民爬取
本不禁阻而沈阿全到官所供謝新瑞先行向
毆之處係屬一面之詞沈阿全究係山主仍照
原擬罪人不拒捕律擬以絞監候前來臣等細
閱各犯證疑親前後兩次供詞該處山地共一
百一十畝沈阿全僅止四畝各山皆種松樹三
冬風吹松毛落地附近窮民拾取代薪各家俱
不攔禁卽沈阿全供內亦有松毛向不禁人爬

取伊當日原想奪下松毛並非指以爲賊之語
查風吹松毛較之例載他人用工力砍伐堆積
之物迥不相同且公共山田因風吹落不能獨
指爲沈姓之物而貧民逐日爬取亦不止謝新
瑞一人是松毛不得定爲偷竊之贓則謝新瑞
卽不得斷爲有罪之人卽使互毆成傷又豈得
謂之逞兇拒捕查沈阿全見松毛在筐卽行喝
罵謝新瑞亦以衆人公取之物不服回詈用爬
向毆沈阿全用鋤回毆兩相拉奪以致被戳身

駁案新編

卷三
供發改依問殺

兇

沈阿全

死明係爭鬪情形該撫既經訊明確情復將沈阿全究出係山主一節仍依罪人不拒捕律定擬雖同一絞候罪名而所引之律殊與案情不符沈阿全應改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二日題十四

日奉

旨沈阿全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陝西司

一起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喀拉沙爾辦事大臣福祿奏開
都河後台水手兵王君璧揪傷同伴水手兵袁
茂金腎囊身死一案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二十
二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據喀拉
沙爾辦事大臣福祿奏稱緣王君璧與袁茂金
同在開都河充當水手兵丁素相交好本年三

月內王君璧借欠袁茂金普見錢一百六十八文八月十八日先還袁茂金普見錢一百文下欠六十八文屢討未償八月二十四日傍晚時袁茂金以王君璧欠錢不還意欲搬取被褥作抵甫進王君璧房中正要動手王君璧潛至袁茂金背後抱住推出房門袁茂金身往後靠同跌倒地袁茂金仰壓王君璧身上王君璧掙不脫身用手抓往袁茂金腎囊上一揪致將腎子揪出延至九月初九日殞命將王君璧依律

擬絞請

旨卽行絞決聲明該犯雖供孀婦獨子不准留養等
因具

奏前來查律載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
並絞監候等語今王君璧因袁茂金向伊索欠
無償袁茂金潛往該犯房中正欲取被作抵互
相揪毆王君璧揪傷袁茂金腎囊越十三日因
傷殞命細核案情王君璧雖係負欠理曲但所
毆不過手揪一傷尚屬尋常鬪毆原情定議匪

特未干決不待時之條且與挾嫌懷忿逞兇謀
故殺人者有間今該辦事大臣以新疆與內地
不同若倚恃獨子生事流弊難防恐兇悍之徒
俱皆效尤雖非有意故殺亦未便輕縱遽將王
君璧照例擬絞請

旨卽行絞決固屬因地定議防弊懲兇起見但以尋
常鬪毆手足一傷之案遽擬絞決則凡遇金刃
疊傷情節兇橫重案既不能再爲加重且卽謀
故殺人照例雖當擬抵亦祇定以監候不過秘

審時列入情實今以鬪殺之犯定擬重於謀故
尤覺未爲平允臣等悉心核議所有王君璧一
犯仍應照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入
於次年秋審辦理至所稱孀婦獨子之處毋庸
議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會看得竹山縣續獲共毆呂九如身死正兇
陳谷松一案先據湖北巡撫福 疏稱緣陳谷
松籍隸江陵縣與呂九如王廷英俱在竹山縣
傭工素好無嫌呂九如曾借欠陳谷松錢文未
償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王廷英與宋
秉禮在地工作陳谷松走過會遇邀赴龍宏亮
酒店沽飲宋秉禮有事未佳適呂九如先已在
彼陳谷松亦邀同飲均入醉鄉陳谷松向呂九

如索取舊欠呂九如斥其不應對眾索償彼此
爭角王廷英勸解呂九如嗔其不護抽債彎刀
向砍王廷英見而奔出呂九如追及揪住衣領
陳谷松趕攔將刀奪獲丟地呂九如仍扭不放
陳谷松拳傷呂九如右後肋呂九如鬆手側身
撲毆陳谷松閃避順拾斧柄毆傷呂九如右額
角倒地呂九如正欲爬起王廷英恐其起毆卽
拾彎刀用背毆傷左右膝左臙肋陳谷松又用
斧柄毆呂九如左手腕右臂臙左肘時呂九如

坐地辱罵陳谷松按過彎刀用背毆其右肋膊
右手腕右脇肋經能宏亮方能勸止因呂九如
傷重陳谷松等往邀宋秉禮劉涵周士朋將呂
九如擡至王文綉空屋醫治延至二十九日呂
九如因傷殞命陳谷松復邀宋秉禮同王廷英
等將呂九如屍身擡至王文秀山坡掩埋而逸
經王時秀查見投保報縣驗訊通詳飭審嗣因
逃兇陳谷松限滿無獲開列承緝職各咨察隨
將王廷英依在場幫毆有傷棄屍不測擬徒宋

乘禮等擬救管解府王廷英解送宣城縣中途
患病散禁外監醫治不效身故經縣驗訊通詳
飭審嗣據訊明楚卒人等並無凌虐情弊移交
竹山縣歸案議擬詳咨接准部覆照擬完結飭
緝逃兇陳谷松務獲究報比陳谷松畏罪逃往
各處躲避今被差拏獲到案訊供通詳飭審議
擬解司提審該犯陳谷松供認下手毆傷部位
互異飭委前署武昌府張映璣會同武黃同知
羅經確審張映璣等因罪名出入攷關行提回

擊陳傷之能宏亮到家質訊審擬捍解屢審供
認不諱查王廷英僅止毆傷目九如左右膝左
臙肘不至於死陳谷松所毆額角一傷僅屬致
有之處且又毆其脰膊手腕肘後脇右臙肘
等處內左手腕右臙肘二傷骨損實係重傷自
應以陳谷松擬抵但助毆之王廷英原毆左右
膝蓋左臙肘等處色至紫黑皮破亦屬重傷於
未結之前解審中途在監病故與遇有助毆傷
重之人解審中途病故惟其抵命之例相符陳

谷松除私埋輕罪不議外依律擬流等因具題
經臣部查例載共毆人過後身死者當究明何
傷致死以傷重者坐罪又共毆下手應擬依抵
入犯果于未結之前遇有助毆傷重之人監禁
在獄與解審中途因病故准其抵命下手應
絞之人減等擬流等語是凡共毆案內監禁在
獄及解審中途病故之餘犯必助毆有重傷方
准將首犯減等擬流庶罪憑傷定案無枉斷此
案陳谷松與王廷英共毆呂九如身死先經該

撫將王廷英在場幫毆有傷又幫回審屍
聲明王廷英毆傷呂九如左右膝左臙肋僅止
紫黑皮破尚屬輕優不至于死應以在逃之陳
谷松擬抵將王廷英依棄屍不失例擬徒已解
審于中途病故應毋庸議逃兇陳谷松獲日究
辦等因于五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咨部當經臣
部照擬核覆在案茲據該撫飭獲陳谷松到案
審與原審各供情節無異三應照例擬以絞撰
乃該撫又稱助毆之王廷英原毆左右膝左臙

脚色至紫黑皮破亦屬重傷于未結之前解審中途病故准其抵命請將陳谷松照例減等擬流具題是王廷英所毆同一傷痕該撫前咨稱爲輕傷將王廷英擬徒此次又稱爲重傷將王犯陳谷松減等擬流前後兩岐罪名出人攸關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提集犯證覆加研鞫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具題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欽遵咨行該撫去後今據湖廣總督畢沅等疏稱緣此案前因陳谷松等傷

呂九如右後脇呂九如鬆手側身并毆陳谷松
閃避順取斧柄毆傷呂九如左額角倒地呂九
如正欲爬起王廷英恐其起毆卽拾彎刀用刀
背毆傷呂九如左右膝左脇脇陳谷松又用斧
柄毆傷呂九如左手腕右臂膊左肱肘呂九如
坐地辱罵陳谷松接過彎刀用背毆傷其右脰
膊右手腕右脇脇呂九如傷重殞命嗣因逃覓
陳谷松無獲將王廷英依在場幫毆棄屍不失
例擬徒解府王廷英解至宣城縣中途病故咨

准部覆照擬云結嗣經拏獲東谷松到案代辦

竹山縣知縣江鴻審擬絞抵解府經鄭陽府知

府徐兆伯爲其毆之王廷英解審中途病故誤

會例又將陳谷松改依其毆人下手擬絞人犯

遇有助毆人解審中途病故准其抵命例減一

等擬流解司提審照鄭陽府知府原擬將陳谷

松擬絞減流經臣具題准部議駁王廷英毆傷

呂九如左右朋左賺肋係屬輕傷未便將陳谷

松減等擬欽奉

前旨飭令再行鞫訊明確擬上題奏欽此等因當
經轉飭審擬去後今據鄖陽府知府徐兆伯據
實檢舉並解犯證到省審擬招解親提覆訊無
異查王廷英毆傷呂九如左右膝左脇肋僅止
紫黑皮破尚屬輕傷不至于死陳谷松所毆額
角一傷係屬致命之處且久毆其脰膊手腕肱
肋後右肋左脇等處內左手腕右脇肋二傷骨
碎實係重傷誠如部駁自應以陳谷松擬抵未
便因肋毆傷輕之王廷英在途病故稍爲未減

致茲寬縱陳谷松除私埋輕罪不擬外將陳谷松依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陳谷松合依共毆人過後身死當究明何傷致死以傷重者坐罪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既稱餘已咨部完結毋庸再議等語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二日題十五日奉

旨陳谷松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